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同大全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者○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

辨按此篇雖通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然多一步更進一步意蓋格物窮理必止於至善之地也如使仕而又悅其未信之對聞喜而又有無所取財之譏治賦為宰與言而皆於仁有不全之量俱於淺者而引之深悵愆而辨其非剛思清而辨其非仁乞鄰而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一

藏板 近譬堂

其非直俱於似者而別其真也他如賜止瑚璉雍未知仁知二不如知十等章章都有這意思故一言夫子之志一言夫子之學一言改過雖若不類而車馬與共無伐無施之當進於老安少懷忠信之當進於好學見過之當進以內省其為意亦一而已矣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擊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



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譚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

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

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

則縲紲不足汗其行。○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

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

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

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不幸

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

無惡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

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而無害於可

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

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眾矣。

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

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可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

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二

近譬堂藏板

辨按註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分。明說聖人必有以取其字。朱子不敢指實而擬度之。辭乃許東陽以其字指長。與有以字文頗不順。虛齋因以取字解作致字。尤為附會。○可妻也三字。既正斷矣。似不必更言在縲紲之非罪。只因人多以外至為榮辱。則因一事而掩其生平。或以為害於妻矣。豈知但當取其德行品節。榮辱非所計乎。○**頑**按可妻並不曾言其實事。下在縲紲二句。雖非正言。其可妻之實。而縲紲不足以累其賢。則可妻之實。亦可因之而見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

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

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不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論語問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

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日然。○問古人門內之治思

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

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又曰：大抵二人都

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

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

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

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問程子

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適理。當如此，且如避嫌

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

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

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

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

夫，正怕到這處。○蔡虛齋曰：勉齋黃氏云：讀書者最

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

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蘊可免

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

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

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異厚齊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不能保持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惟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

辨按有道不廢無道免禍亦不是南容實事聖人弗就其謹於言行而決之容當時固未值有道無道之兩時亦非有不廢免刑之確據也○外註引避嫌之說正見聖人之心無私當理可配則配得議婚之正道已子兒子何必以長幼先後臆度之乎在縲紲只言無害其賢不廢免刑戮只言其能謹言行因縲紲刑戮而謂其能保全妻子馮說似不能高於或人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名各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四

近譬堂藏板

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或問注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

語類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

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非特數魯之多賢言美賢係平

董陶之效如此也○林次崖曰卽子賤之成德觀之

可見尊賢取友是學者急務故聖人戒友不如己子

貢問仁又以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告之

黑先滄柱曰論語中以子謂冠於節首者皆記者括

其辭語而載之如子謂子賤子謂子貢必然口中露

箇姓名時解謂夫子不明說而記者懸度其辭知其

爲某人而發斷說不通卽以子謂子產等章炤之便

見非懸空贊美語

解按若人卽下句所謂斯人也君子哉卽下句所謂

斯德也下句只添箇能取友以成之耳究竟取友意

亦非添出惟若人之能取以成德意已含在上句中

故下以魯無焉取及接之○連着兩箇斯字全注神

在子賤身上故不重魯多賢一層註所以以下因以二

字也○當日夫子固非不明說而記者懸度其詞然

亦非口中必露一姓名也使口中必露一姓名則一

若人兩斯字俱罷不去矣愈活看愈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五

近管堂藏板

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日瑚商曰璉周日簠簋皆宗廟

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

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語類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爲貴用雖與賤者之器

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問子貢得爲器之

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日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入脈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效。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

同大全雙峰饒氏日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應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胡璉而加重其詞爾。○呂晚村曰。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計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陸稼書曰。通節俱是讚詞。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六

近譬堂 藏板

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

辨按註以不器對說是上承子賤之君子章來。以何如一問。非憑空相質也。其實本章無此意。因子貢以已為問。而許其為有用之成材。又因其以何器為問。而許其為宗廟之貴器。與子賤之君子。自不相涉。且子賤未便是不器之君子。註中雖未至于不器。亦主稱許子貢為器之貴。非抑其未能不器也。曰有用之成材。曰貴重而華美。當下都是獎許之詞。但更進於不器。豈不更好。則言外也有進步處。○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句中着一而字。有意禎。按子貢通博明達。如可以從政。善於言語。雖不長。然可貴而不可賤。可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便是他器處也。○人只怕無用。而不成材。耳。既日有用之成材。自不得兼賤惡一邊說。但貴美亦差等。不同。袁了凡謂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不特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

為古人所重矣。意雖刻覈，却刻覈得當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語類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語字解之。○佞是無實之辯。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蔡虛齋曰：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七

近譬堂藏板

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而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依此法。

辨 按重厚簡默，見仁字意。簡默便是不佞意。然重厚簡默四字，都只在外面氣度上說，不在內裏德性上說。所以或人皆可見得，但以仲弓身上言之，則重厚簡默亦有體用。惟其重厚是以簡默。○佞未便是才，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在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

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八

近譬堂藏板

論語時人以佞爲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怖。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語。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語來也。好可見是佞。○問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日未知其仁。如

何。曰。言仁有麤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賊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

同陳新安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蔡氏曰。全體是天

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卽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雲

峰胡氏曰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
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
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
一息之間斷也○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禦人浮淺
躁妄發言成交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
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蔡虛齋曰口給
之給辦也非辨也○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
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
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呂晚村
曰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
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仁不仁首句焉用佞是泛講
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
知二句方為佞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
之淺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
惡陸稼書曰仲弓之仁正在於不佞
論按夫子只重闢他佞字不重論仁字正與或人針
鋒相對以或人亦不重美其仁而重惜其不佞也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九

近譬堂藏板

句焉用佞是接口便折倒他不指仲弓身上看下禦
人二句只泛言佞之壞處可見不知其仁其字方切
到仲弓不知二字全要輕放末句焉用佞正是深許
仲弓處亦正是深折或人處○屢憎於人時解作見
憎於賢人君子說蓋本新安俗人所賢正人所惡句
來若如此則猶覺得佞字尚尚取愧於人之時其
實口佞底人一時撰得說話好抵當得去然過後全
無情實亦有臨時便被人識破者皆不免於惡也看
戰國一班遊說人大驚小怪恐嚇人君全無情實只
要抵當一時也有憎之而不信者也有見信一時及
知其無實而深憎之者○佞字不作詭諛一流看多
用大帽頭蓋煞道理或借事勢來恐懼人所以朱子
又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若賢人君子豈被其驚
嚇者乎
禎按不知其仁焉用佞佞字正要離開仁字看仁是
全體不佞所以賢未便是仁處稼書謂仲弓之仁正
在於不佞竟說做不佞所以為仁自欠體貼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
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
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
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
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未信此聖人
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
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十

近譬堂藏板

武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
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
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深淺
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
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
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
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
未盡日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日程
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乎日論其
資稟之誠懇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
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以其篤
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
為鋪啜計耶使效一官修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
宜亦已有餘矣

語類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或問吾斯之
未能信如何日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
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十一

近譬堂藏板

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
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
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
遺方是信。○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說自
保其終始不易。曰。他於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
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強在。曰。未須說行在。
目。卽便有些小室礙處。○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
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
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
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
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
杭。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杭。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
小成也。○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
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
來。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然曾
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却信箇甚
麼。若見人說道。這箇善。這箇惡。若不曾自見得。都不
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

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
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
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
未透。卽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
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
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
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
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睿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
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
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
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
物格知至。那時候。信得及。○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
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
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在這小底。窠坐。曾皆被
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
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
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着實。步步做工
夫。到下稍方有所得。曾皙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十一

近管堂藏板

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如何。曰。便是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踏之必溺。火踏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踏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未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樸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

學未到。若曾哲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開是着實做事。已知得此理。點見識較高。但却着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不能進。又曰。開更密。似點點更規模。夫開尤續密。又曰。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間。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

精義

問漆雕開未可仕。而孔子使之仕。何也。伊川曰。以其言觀之。其仕有餘矣。兼孔子說可以仕。必有實也。如子路志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冉

有志欲爲邦。孔子止曰：可使爲宰，由求之徒，豈止如此？孔子如此言之，便是優爲之也。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任時。○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特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不信，皆自知之也。○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濛濛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蔡虛齋曰：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林次崖曰：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合當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恁底做，不恁底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是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爲，這就是信。○呂晚村曰：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罩入。做函蓋乾坤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躡躡，却不道聖人高干禪處，正無此錯。錯作用是。○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
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哉問 謝氏以浮海為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
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宛轉。曲
為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
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五

近譬堂
藏板

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
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
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
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
無所取材之譏也。

諸類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
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問子路資
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
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倉率
不能深求，細釋那道理，故有此事。

精義 子曰：浮海居夷，歎道不行而有是言。然卒不行
者，不忍絕中國也。道不行而去，子路之所知，不忍絕
中國。子路之所不知，孔子以子路勇於進退，故許曰
其行。然子路往而不返，不及知變，故不許其喜。無所
取材者，不適用也。

大全 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
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
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

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
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
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
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
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
行之者故其事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
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

林次崖曰此與衣敝緼袍章是道也何足以藏意
同程註子路以爲實然故夫子美其勇而譏之竊恐
未是夫子路之喜亦是衣敝緼袍章終身誦之意
謂浮游之從夫子不許他人而獨許已故喜夫子恐
其自畫而不復求進故又曰無所取裁以抑之正欲
激而進之也不然夫子假設之言子路便以爲實然
子路在聖門亦是有見識者豈應如此之愚夫子曰
好勇過我亦豈是至此始聞其勇耶
按註既以爲皆假設之言語類亦云如此說非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夫

近譬堂藏板

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而
或問又以爲夫子甚不獲已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
虛言須知二說原不相背蓋論目前浮游之嘆不過
因世無賢君而有遠邇之思纔說子路勇可以從行
則稍不勇便去不得可見此時亦尚可以不去而於
中國有餘望也裁度事理亦只是見中國猶有可爲
不當勇決而行非謂游終不可浮也若謂游必不可
浮而聖人徒爲假設之言則非憤世過中卽虛言無
實豈聖人之行哉如甚不獲已則亦可浮而去之又
是推到後面去此看聖人到四平八穩時也○子路
以爲實然是當聖人目下便行不知聖人此時尚有
商量在喜只是喜夫子之與已非喜夫子之實浮游
也美其勇根喜夫子之與已句譏其不能裁度義理
根子路以爲實然句次崖只作激其進道說脫離章

意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語類 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七

近譬堂藏板

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荅之○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黑點破便不得白了○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明物欲不性而仁流行矣

辨

按日月至焉朱子謂亦必實到一番但至便是在

至而復去便是亡或在或亡自不能必其有無故不知自是正答非隱之而不以告也然武伯學問淺更在子路之下如何知他或在或亡境地所以下面又問○全體是橫說不息是豎說到得十分道理都全脩已是仁了但此後或有私欲來問猶有息時纔有息時已不是仁矣故說全體必又說不息顏子是有

仁之全體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便是息。○朱子謂窮理是明善脩身是誠身到得反身而誠則仁矣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也

語類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辨按註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時解因此謂仁不可見所以不可知將不知二字看得影

響豈知仁原非不可見之物三子學問夫子了然胸中只是日月之至自不能必其有無耳若仁果不可見則聖門竟是空虛寂滅之學矣殊不知欲立立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大

近譬堂藏板

欲達達人都有事功可驗非只完一心體便罷了也○可使句須連下不知其仁句作一氣講若斷住可使句另講將不知其仁句再找則下三節依然是引武伯用才矣不然亦論才是論才論仁是論仁似聖人一時說話有兩般主意矣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語類 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爲宰後來求乃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語○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爲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第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龕宰非聖人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

大全 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爲存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旣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九

近譬堂藏板

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呂晚村曰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陸稼書曰明季講家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只宜掄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三個可使字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治賦爲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仁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爲將爲吏爲大行錚錚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三箇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論仁並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只管要用

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林次崖曰問聖人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仁與才如何分豈其所以治賦治兵治邑者尚有未仁耶曰仁者心之全德純於理也才者人之所能稟於氣也有才者只隨他才氣做去亦能有成但恐未必純乎理又其感應自然處恐未能及且或長於此短於彼仁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於此動於彼若夫子之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三子之勇藝禮樂瑣瑣不足言矣此才與仁之別也

辨按朱子云仁便是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皆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愚觀朱子此說所謂一事上能盡仁者乃指一事之微始微終而言如求可為宰是實有為宰之才後來為季氏聚斂亦是此一事上未能當理而無私也由可治賦是實有治賦之才後來不得其死亦是此一事上未能當理而無私也若誤認三子無一事之當於仁則夫子當直謂其無仁而不必以不知答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子

近譬堂藏板

蓋日月至焉原不是畧見得便休朱子所謂必實到一番故知三子地位已高從源頭看下則三子既不能全體不息即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之一事亦不能當理而無私若從功上遂節看則三子日月至焉是仁日月至後難保其皆仁故以為有而或無以為無而又或有不能必有無故以不知答之也然要之大段已是好了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亦斷非後世誦詐之兵絲覈之吏佞口之辨也○才者德之餘也聖人稱其才亦是仁裏面事但語以全體不息則不能耳

禎按陸稼書謂三箇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正以才不能盡仁而仁可以包得才也才自仁出方是聖門之所謂才但謂三箇可使正言三子之不用才則其是仍把才字着在仁字之外而徒以使貪使詐為才也○林次崖謂才稟於氣隨他才氣做去亦能有成此都說向後世雜霸之術矣若三子雖不純乎天理其才亦自有他學力在語類治賦以才言不知其仁以學言是但以其未純乎學耳非離學言

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語類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辨按聖門學問必知得方能行得此朱子謂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也至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得者以德行有大小偏全之不同不得與顏子之德行一例而論也○孰愈只是要他自方程子謂抑其方人本章無此意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或問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論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

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

語類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豈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磨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些子照去推尋。○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

得周遍。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呂晚村曰

聖門以聞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聞論。卽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

入人心已久處。○陸稼書曰。此夫子以回進。賜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

沉潛高明之分。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

一知二。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

注中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不過是敏鈍之分。孰與不孰之分。非一錯一不錯也。這推測而知。內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別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孰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舍此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聞一貫。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遂自得手。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後得之也。

辨按。問一以知十。問一以知二。兩以字俱着。力顏子以知十。是用他明睿方能。始終子貢以知二。是用他推測方能。因此識彼朱子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焰之喻。當善看。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此二句直好分別。用明睿以照之。便與耳順心通者不同矣。有始終便有有限際。則與無所限際者不同矣。○時解以聞知爲滯於迹象者。固非謂學不外於聞知者。亦非是子貢何不致力行上。與回較高下。只爲平日多在知上用功。故舉聞知來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三

近譬堂 藏板

頑。按。聞一知十。聞一知二。本文只言窮理足矣。而稼書必補居敬說者。蓋知雖窮理之事。而所以能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者。聰明必由涵養而生也。居敬窮理。相須並進。則推測亦可幾於明睿。不然。夫子無容以回勉賜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語類 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精義 問吾與女弗如也。與吾與點也之與如何。伊川曰。與字則一。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女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為雖聖人尚不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呂晚村曰。非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卻不見金剛王劔作用。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吾

近譬堂藏板

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陸稼書曰。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似是而非。謂覺了退。纔肯進。覺了病。纔肯藥。如此說。則可若云。便是進。便是藥。則似立地成佛。話頭。非儒者議論。**異** 蔡虛齋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言汝以為不如。汝是誠弗如也。然汝既肯自以為弗如。則有可進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也。益子貢自以為弗如。則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矣。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夫子之所以許之者。以此觀其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則夫子今日之許。果不虛矣。

辨

按上句弗如。只是就子貢現在造詣。而直斷之。自知自屈。二義都在。與女弗如。如上說人於不及人處。多

不自知。即知亦不肯屈服。重自屈邊。註中而又字甚分明。輔氏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却是後來推說。非夫子當下許之之意。蒙引作正面講。則誤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為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為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人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為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牆為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惡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堊

近譬堂藏板

責之乎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穎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上糞上之喻按志自是志氣自是輔陳新安志先惰氣隨而昏推原最好但到得氣昏時則志愈惰矣此立志屬氣之功不可不交須並進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

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或問 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爲誠然者，誤矣。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近譬堂藏板

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宰予以言語兩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蔡虛齋曰：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揜言者并責之。所以重警之也。言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亦如是。而今已往，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逮，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焉。我之所改，是聽言觀行之失者。蓋於予之事而改之。看來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以宰予能言之故而重警之云耳。

辨 按上節既言不足責以深責之，下節又自言改失以重警之。胡氏非一日之言，不必從。○註明云：自言

於予之事而改此失此失指聽言信行說語意謂始吾於人聽言信行不知差過多少人自今以後吾當改信行而爲觀行矣時解動云吾無異於始之吾人有異於始之人一似始之人可以信得過今人必待於觀若然則夫子本無失處又何以云於予改是乎始字是夫子自言前此耳時解講到世風淳樸上可笑今吾於人亦非現在實事言自今以後當如此也若已聽言觀行而又呼予而教之則並今吾句亦屬前此矣尤可笑湯霍霍林謂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如此則於予改是句亦說不實俱不從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七

近譬堂藏板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慾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語類

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欲

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爲枨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怖有慾○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無慾便是剛真難得如那撐眉弩眼便是慾申枨便是恁地想

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爲剛。則不得。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却不得。又言剛與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日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張爲剛。必是外面倅倅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爲剛。○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爲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爲物揜之謂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天

近譬堂

藏板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破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張想只是箇倅倅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爲剛。然不知倅倅自好。只是容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爲剛。倅倅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

附大全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精義：范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欲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

同：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欲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爲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

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

呂晚村曰：剛字兼質與學說。

異：蔡虛齋曰：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

純是天理，不屈只爲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欲，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剛也慾焉得剛。」

○林次崖曰：堅強不屈，言值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以本體言。程註：剛則不屈於慾，稍差。○張彥陵曰：剛

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顧麟士

曰：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慾。猶鋼刀不屈於物，非不屈於鉛。○沈憲吉日：此與管仲器小章同解。下半

截絕不與發論之意，相干講答語，須實講。張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

慾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卽無慾未可以盡剛。○夫子突然

一概，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无

近譬堂藏板

舉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卽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辨：按註引程子人有慾則不剛，剛則不屈於慾。兩則字既下，斷分明。而語類尤善謝氏之說。况朱子云：剛

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是慾。又云：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

底便是剛。觀此則剛慾正是敵頭，不得謂無慾之外。又有剛也。雖朱子亦有柔而無慾，剛而無慾之說。然

此只言資質不同，所以下便云：要有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

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觀此則夫子所思之剛，正是有學問而見理明，故勝得慾之剛。彼資質雖剛

而學問不進，見理不明，終不能勝慾而進無慾之地。則非剛之難，而無慾之難人。第患剛不能造至無慾

不思無慾不足爲剛也。彼柔而寡慾，誠能學問進見

聖明已能勝物自不為資稟所限而全其剛德矣今人動云剛不止無慾看大了剛看粗了無慾俱未是○諸說謂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慾此似是而非只坐看慾之外猶有許多事不知天下甚廢事不是嗜慾害之不但聲色貨利即嗜功名嗜節義都是慾故朱子謂那撐眉弩眼便是慾程子亦云所慾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可見慾字該得極大極細纔不屈於慾便已不屈於物纔屈於物便是屈於慾豈有兩樣○張彥陵謂慾是不剛之病根此句最透然又謂非不屈於慾亦非與慾相反則非蓋不剛之病根既在於慾則無慾便是剛矣有慾便不剛矣如何不正相反此皆騎驢覓驢也○天下有無慾而不得為剛者如澹泊寡營一種人究竟澹泊寡營之人只是中無成見東倒西歪而已豈當得無慾二字到得無慾則此心純在天理豈尚不得為剛○或曰剛與柔字對不過剛字天地間道理只一剛而已而柔者特委曲以全此剛也此聖人所以惟思見剛德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子

近譬堂藏板

頑按今人俱謂剛不止無慾試問無慾外剛是如何則必曰能斷是非不惑利害剛之用處尚多也豈知纔有慾早不明是非惑於利害矣人祇見得剛是本來天德自然無慾一層未見得後來做工夫全剛德只在無慾上慾去一分則剛德復得一分誠無慾之盡更有甚撓屈不可謂剛○憲吉謂此與器小章同解大非彼因或人不知器小而疑其為儉夫子只與他說不儉又因不儉而疑其為知禮夫子又與他說不知禮並未一字粘着器小若此章或人以根答剛夫子明以慾字破他頂針下焉得剛一句安得謂與發論絕不相干乎且愚尤有說慾如何像剛而或舉以對夫子是必其悻悻自好氣象有似於剛耳夫子却不就他氣象悻悻處辨其非剛而獨指他慾處正以慾則不剛是剛字反面敵頭故舉來破之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或問 仁恕之別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言者。禁止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也。

論語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躡等。○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

呂晚村曰：無加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諱。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陸稼書曰：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曾在這個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爲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爲習俗所囿。則知有

我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為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充。尚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芽。如何可輕說得箇無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為容易。則用力必疎。疎則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為易。而驟進。繼必見為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

論語按我。不欲二句。是仁者之事。本章只見仁字。意未見怨字。意。怨字是程子借來對勘。非爾所及。只就現在言。不是勉他。後日可及。亦不是當下煞住了。見他不及。便休。只因他信口道出。自然便是。不曾做工。夫故。夫子喚醒他。非爾所及。使他猛然覺察。方好下工夫。徒以為進子貢者。固非。徒以為抑子貢者。亦非。須知無字上無工夫。可做既無工夫。可做則非爾所及者。如何可及。耶。退一步做工。夫只是事物物在一不欲。勿施上着力。體勘着力。推行到得由生而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時却已到手。○仁者只一不欲。自然無加耳。子貢於無加上。却下亦欲二字。便是他心裏要無加。而尚未能無加也。非爾所及已。於此二字中。道出然未能無加。而却只以亦欲二字。瞥過。便是不肯痛下工夫。故夫子以非爾所及一指破之。而做工。夫已在無字之前。欲字之內矣。

禎按。稼書於不欲人之加我。而我欲加諸人上。看出氣質習俗私欲三種。然氣質之偏。習俗之染。摠只一為私欲所蔽耳。克去私欲。則氣質之偏自化。而習俗之染頓除矣。三項只是一項。亦只是一路做工。夫。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

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語類 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爲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工。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

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
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
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
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也是性天道只在
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
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大全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
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
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
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
恐其臆度料想。馳心元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
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
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言

近譬堂藏板

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
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新安陳
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
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
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
以威儀文辭言也。○陸稼書曰。文章性天道。原不是
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
夫子有教人文章之時。有教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
文章內得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
是常言的。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
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呂晚
村曰。文章卽性道。固是油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
不相關。又是瞌睡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
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
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
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于文章者。
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
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文章可聞處。煞有

工夫。○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言會。真聞不以聞聞。一派孤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也。卽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是爲曾子而發。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說來止得教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蓋

近譬堂藏板

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修爲。夫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

辨按語類云。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教不躐等。是正說一層。實不可以耳聞而得之。是補說一層。蓋聖人自是教不躐等。不肯輕言。以學者學力未到。上達時。鎮日可寧做甚麼。且要他隨地做工夫。而不必馳心於玄濶之域。然卽有時言及此。而學者學力未到。則雖聞而不能深明其意。亦如不聞一般。故曰不可以耳聞而得之。教不躐等。如曾子精察力行已至。而後以一貫而告之。是也。不可以耳聞而得。如門人同聞一貫。而不能解其何謂是也。○文章旣兼威儀文辭。豈文辭可以耳聞。威儀亦可以耳聞乎。故知聞字。只是領得知得。意非僅聞其說也。○文章之可得而聞。註中明云。固學。其所共聞。蓋聖門之教。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又

如溫良恭儉讓與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之類皆夫子之文章當時學者無不從此下工夫故皆可得而聞晚村謂可聞是在子貢分上如此又謂有不知有文章者皆求深而失之也○今人多脫却罕言只像說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一說又或像夫子終日言之孔門弟子皆哀如充耳一般總是於罕言欠體貼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文章性道固不是兩件文章工夫做透固即通得性與天道然子貢此時却說是一箇可得聞一箇不可得聞要離開說見其懸絕非合併說見其一貫也
禱按文章既訓德之見于外者則聖人之動靜語默該括盡矣可知聖門教人只此是日用常行教法從文章做到至處皆可聞性與天道若文章做工夫不到皆不得聞性與天道文章是下學工夫性道是上達境界等級縱不同做工夫却只在文章上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美 近譬堂 藏板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戴問 諸說皆得之惟謝氏為異蓋其說每以知為重而行為輕故反以聖賢力行之意為知道之具其亦誤矣

語類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仕衛又是別項說語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

與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同大全或曰。此卽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墜之難。○呂晚村曰。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便皆是子路視爲未能行時侯。○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著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異呂晚村曰。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聞斯行章如何。須曉得記者言外微意。

辨按麟士謂十二字。須作一氣讀。知此。則不單着眼。惟恐二字。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八字。只在有聞二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七

近譬堂藏板

時見得。蓋方有聞時。原自不加打點。俄頃之間。自是行不及時侯。然子路此時。未之能行而已。唯恐有聞矣。惟恐只在未能時。未能只在有聞時。若於未之能行。下再作停頓摹擬。則失之矣。○記者記此。只是見子路勇於爲善。不可及處。夫子退其兼人。自是別章話頭。牽扯衛事。朱子已剖斷之。晚村謂記者言外。針子路病痛。大非章意。○惟恐有聞。恐字。昔人有作。恐惕之意。其怕後聞者。極妙。蓋作恐怕後聞。則恐字止。粘後聞上。說惟作恐惕之意。則恐字。仍粘未之能行上。說乃是急於行。非欲緩於聞也。

禎撥子路如此。勇於爲善。而止成其爲子路者。自是致知上工夫欠缺。故夫子往往在知上教他。如誨女知之。知德者鮮之類。但此章却不暇及此。自有聞。自指所聞之善言善行。當勇行者。說記者不在行時狀。他却未能行時狀。他有許多欣慕不盡之意。有將聞兼遷善改過說者。亦可通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美

近譬堂藏板

或問 孔圉之得諡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為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語類

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

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諡。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為諡。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諡。又曰。若如文王之德。如此。却將幾箇字諡。方盡。○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大如文辭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卿

云伊川謂倫聖明順曰文此言甚好。○問論孔文子曰聖人寬腸大度所以責人也寬。○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于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交子之學。

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又曰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級

同大全史記諡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各出於人經緯天地交道德博聞交勤學好問交慈惠愛民交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交○呂晚村曰文子實不足以當交即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異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作璿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堯

近譬堂藏板

王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祭乎上地文祭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陸稼書曰孔文子這一種學問當日必有實見之政事衛國之社稷賴以匡持衛國之風俗賴以轉移者非徒記誦詞章之學問也故雖有疵行聖人猶有取焉

辨按蘇氏註補出文子之爲人正爲子貢何以二字叙緣由也夫子下是以二字固是不沒其長亦正是節取之意其此外之無足取亦可見矣○衛使文子治賓客則其能通典故而辭章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但敏而能好下問而不耻所以爲難耳若其瀆倫棄義其於學問之根本都差了稼書謂衛之社稷賴以匡持風俗賴以轉移非徒記誦辭章之學此却看得太過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
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
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
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
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或問四事者亦有序耶曰行已恭則其事止非有容
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
勞而不怨矣

語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
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
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問子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罕

近譬堂
藏板

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
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
偶一事如此耳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
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止也敬故
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已
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仁山金氏
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
都建旗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
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
有服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
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封
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
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
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井復田疇之謗○廬田間
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廬田間
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大井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五

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時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爲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濟人一事而言爾○呂晚村曰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方是子產之惠義○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卽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卽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里

近譬堂藏板

林次崖曰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已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已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日謙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也

辨按此章槩謂子產於四者之外不能盡君子之道

作貶抑之詞固屬蛇足然夫子實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一句則其不能全合君子之道可知夫人於行已事上使民養民人已上下之間既皆各得而猶謂其不能盡合於君子豈君子之道有出於恭敬惠義之外者乎曰此以恭敬惠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觀朱子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是各就其一節而言恭只指謙遜敬只指謹恪惠只指愛利義只指剛斷若從全體上徹工夫徹上徹下徹內徹外只一字可以貫徹於上下人已之間已不得分列之爲恭敬惠義矣觀中

庸篤恭而天下平。則一。恭字可盡君子之道矣。夫子告子路脩己以敬。則一。敬字可盡君子之道矣。惠若是心德慈愛之仁。則可以統四端而兼萬善矣。義若是探度事物而根於心之制。則無徃而不得其宜矣。今人不將此四字看做君子之道之一端。而謂四者之外。非子產所能全。是徒欲得聖人語意而不明義理者也。○玩其字。着眼子產身上。子產之行已合於君子謙遜之一端。子產之事上。全於君子謹恪之一端。子產之養民使民。合於君子愛利剛斷之一端。乃時解動云。是溫溫之君子。是翼翼之君子。是仁育義正之君子。則子產上下橫豎皆是君子矣。不知子產是恭敬惠義上。有合於君子。不是以君子之道而行。恭敬惠義也。○恭雖只指謙遜。然非徒容貌謙遜而無恭遜之心也。敬雖只指謹恪。然亦非徒執事謹恪而無謹恪之心也。都兼內外看。只謙遜於行已分上較切。謹恪於事上分上較切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里

近譬堂藏板

民雖勞而不怨。特就四者之序而推論之耳。非本文正意。然未有行已不能盡道。而能事上者。不惠於民。而徒使以義。則離慈愛。只講剛斷。必民勞而怨矣。觀朱子此言。則可見子產之惠。非純乎仁之惠。而義亦非各得其宜之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或問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用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

夫子在齊與乎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而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呂晚村曰：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顧陸士謂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為善交，譬語矣。其意以善交中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余每見人稱揚顧說，書合傳註，甚不然而之。○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為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

異 呂晚村曰：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庸眾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為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矣。

辨 按近日時鮮多將崔慶陳鮑等事說做晏子所交中。吾不知此章為夫子之論平仲交。道耶亦論平仲當年事實耶。且平仲之於崔慶等，何以遂謂之交更謂之久敬耶。一派胡說，偏覺新奇說者，又因謂卿大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聖

近譬堂藏板

夫之交與布衣不同。定當切晏子時事為要。晚村覺其未善，則又推而論之，以為人字中君子小人庸眾都在。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且謂敬則無所不宜。夫君子小人庸眾一槩交之，尚可以言交。一槩敬之，尚可以言敬。猶不謂之機權作用，而為聖人所許可之。交與敬耶。若謂交指從常交接言，敬字大無所不包。如呂前敬以直內之說，吾恐聖人雖無兩敬字，然敬亦存精粗大小之分。今謂徹內徹外無非一敬，恐平仲亦當不得這敬字。此朱子謂盛德而有常者，晏嬰不足以為當之也。吾謂此章原是夫子節取平仲之交道。專主所與交之友而言。故註引程子：人交久則敬衰之說，並非泛指事上接下之謂敬。亦只是平仲所交之人，能以敬待之，而不流於狎昵之私。愈久彌篤，而不衰為人所難能。故夫子稱之何嘗謂君子小人庸眾皆在其度內耶。平平書理，人自失之可歎也。顧按時解又謂敬字只指禮貌。平仲身分只到得如此。若將敬字直作誠字看，渠即不敢當。此又非也。依平仲中無誠意，而但以禮貌為敬，則亦作偽之尤者。

耳。夫子何以稱其善。即敬自兼內。但非全體。主一無適之敬耳。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語類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異

近譬堂藏板

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又曰。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須是它心一向倒在下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臧文仲無大段善。可稱。但他不好處。如論語中言。居蔡之事。左氏言。不仁不知者。三却占頭項多了。然他是箇會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言。宋君之意。臧曰。宋其興乎。成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是他會說。

同 大全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為名。長尺有二寸。○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感焉。

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此文無此意。然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謂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蓋卽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滅文仲魀。○蔡虛齋曰。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爲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向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畧矣。此豈智者所爲乎。○呂晚村曰。因文仲有知否。夫子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嬰

近譬堂藏板

仲不知者三。夫子已嘗言之矣。采子所謂却占頭。頂多了。換知。不知自是。文仲本分不獨居蔡。一事爲然。何如二字。原有來路。蓋因人皆謂其爲知。而夫子乃曰。何如其知也。若不善會意。貼煞居蔡之山節藻稅。爲不知。則語意便死煞矣。此與孰謂微上高直一章之借証同。○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之。故語甚嚴。切非宛委。商量口吻。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語類 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夫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翕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同 大全絕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

辨 按朱子謂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又須看他告得是否。以無喜慍。必以告。只見他無私。未見他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異

近譬堂
藏板

理也。然此亦只就本文平。必說若考其生平所為。無非借王猾。則其心亦安得純然而無私也。故註不但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必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倒從他用上推勘。他本體固自有難信處。○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特下兩其字。最有意。蓋只知在楚言楚。而楚之外。如借王猾。之事皆不顧也。不知有其身亦僅不知。有文子之身耳。其身所行之當否。彼亦未之問也。二句是極贊他忠處。然未知意亦不是。於此外另看出。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聖

近譬堂藏板

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或問

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

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弒之禍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吳

近譬堂藏板

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曰之所為止於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謹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然則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累。與亦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

必有以見於天下。然後為仁。何其言之展邪。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况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仁也邪。

語類

履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推求得。二子太苛刻。不消如此。某注中亦說得甚平。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

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兗

近譬堂藏板

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裡則其裡也可知矣○問忠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專上說若此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裡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任己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猶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注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

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裡心事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

○大舍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旬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二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卒

近譬堂藏板

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于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也。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

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同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未當理。何以得為仁乎。○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蔡虛齋曰。據三仕三已。舊政告新。只說得忠。據棄馬十乘。亂邦不居。只說得清。便下仁字。不得。設使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又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其事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且子文文子之為人。皆夫子之所知者。其不許以仁。必有以也。

釋按潔身去亂。去得自是當理。然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則是無私心。而自能當於理者矣。若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則此一事。雖偶當於理。而心之私欲自在。此又就他本體。欺破他。用處也。○學曾問。內註既一以事未必當理。

勤破他心。一以心未必無私。勤破他事。而外註又曰。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是如何。曰。其實無喜愠。必以告與有馬十乘。棄而違之。都是他行事之可見者。文子無喜愠。必以告。雖若心無私。然未能當理。卽在這行事裏面。故皆從當理說。到無私。○從仁之全體內流出。來底忠清。則卽忠清亦可以知仁。聖人旣說未知。則二子斷當不得仁字。而忠清亦無本之忠清耳。

顧按未知仕己之當否。所告之何事。固未必當理矣。卽念身爲國。然不知有借王猶夏之非。亦豈無私之。盡者未必果脫然無累。免於怨悔。固已未必無私矣。卽潔身去亂。而究不知討賊之義。又豈盡爲當理乎。語類子文無私。未必當理。文子當理。未必無私。特大段言之耳。不必深泥。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各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至 近譬堂 藏板

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

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曰：諸說如何？曰：此特爲公仰而思之，亦爲其有不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謝氏再思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若楊氏之說，則又畧矣。若是則皆爲一思而已，何名爲再哉？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子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了。○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得到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聖

近譬堂藏板

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闊，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且如凡事初一番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是箇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裡？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裡？

附問再斯可矣，只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

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

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同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問宣公之知。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事。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于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蔡虛齋曰。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爲三次思量爲三思也。○程子只就爲惡一邊說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就惡一邊說。見得人貴乎有思耳。非是說爲惡人。因思而後爲善也。○呂晚村曰。日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乃有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三

近譬堂藏板

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異林次崖曰。再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與初間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三商量底。乃是再思也。○呂晚村曰。日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辨按時解動云。只還他再之可。不貶駁三思。此病原從只論思。不論文子上來。夫只論思。不論文子。則季文子句不必記。而子聞之句皆爲多設矣。朱子云。雖是聖人就文子身上論。然聖人之言渾厚。占得地位闊。再斯可。是常法。大槩當如此。朱子此言。只爲聖人言語道理無所不盡。非謂論思。不論文子也。與前後章初有何別。卽前後章道理亦正無所不盡耳。○程子明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可見文子初思原是向善。按再則已審。惟三思不已。所以

起出私意來若說思能正用則不妨於三此但爲文
子公私並營而發如此則文子始思已不善了一思
不可而夫子循教之再耶惟始思未嘗不善只教三
思不已害了事故夫子以再字割斷之或問以義理
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見何用三思以私意
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見三思亦何益只是
夾說在這裏○再字一頓朱子窮理意是從再字內
看出斯字甚斬截朱子果斷意是從斯字內看出今
人作就思而論不論文字譏刺三思意反冷然言外
如云再也就勾了可字語意都散緩不道聖人却是
着實說來○學曾問范氏通以學問求道之思爲言
而朱子謂此特爲臨事之思夫學問求道亦必見之
臨事之實豈其有異思乎曰學問求道之思指此理
未得者而言乃格物致知之事苟思之不得雖三思
而不厭其詳若臨事時須又就此一事上思其是非
之當否苟素常理明則一思已得再思而無不審矣
又何用三思爲哉世間亦有魯鈍底人或見理素未
精明底人臨事亦必須三四番思得之者故朱子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語

近譬堂藏板

一有思之未得須着仔細去思到得思而得之這方箒
一思見得已是又平心更着思一遍方箒再思之說
當細細玩之
禎按季文子想是箇半上落下底人若思得全然不
好聖人也不說再斯可了但細思雖善三思便起私
意這亦是平日窮理之功未至只就事上詳審耳然
能就是非上割斷了箇不至私意起而反惑只管三
思不已所以越發壞却了○或問始曰擇於可否之
間以爲可也是一番思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
可焉則止是再一番思果可則行是與初頭所思無
異者也固已審矣有不可焉則止是與初頭所思不
同者也然剝進一重道理則似是之非不足以亂之
亦無不審矣正與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一
段相似乃次崖謂再思與細思不同則再思底是一
思第三商量底乃是再
思此却多了一番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可問 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為喑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禹孔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堯

近譬堂藏板

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

論語 問甯武子章曰。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審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深子之辭。○通老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終曾經營着力來。愚只是沉晦不認為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問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沈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美

近譬堂藏板

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問甯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是也。○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面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周元與問

甯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甯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為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

同大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

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
桓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訖
元桓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桓
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詳守門以為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
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猷犬走出公使殺之元桓出奔晉冬會
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桓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
納橐籥焉元桓歸于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夏
晉侯使盪衍酖衛侯甯俞貨盪使薄其酖公為之請
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新
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
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雲峯胡氏曰武子
於衛為公族比于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時
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垂

近譬堂藏板

不諫之而諉于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
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與稱南容不廢免形戮邊伯玉仕卷懷等例之
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
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有道無事可見及謂之知
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
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
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
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
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那無道則
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仁山金氏曰
愚謂述之似愚也愚難不巧避沈晦不捨禍而能委
曲以濟其君此其不可及也○蔡虛齋曰在朱子則
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
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程子則以沈晦
為愚以免禍為不可及也其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
外

呂晚村曰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為者非大智若

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致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吳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豈可及耶。○陸稼書曰：這一章圈內朱子註是一樣意思，圈外程子註又是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這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這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逸，能自養重，就如說乖巧一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癡呆一般。此皆依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沉晦不露。委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大全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中能沉晦將圈內圈外註合作一意，恐未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矣

近譬堂 藏板

免患之說，則武子之肝膽不見。若徒認朱子不避艱險一句，而畧過卒能保身以濟其君一句，則士榮之愚亦不可及矣。何必武子哉。要曉得他周旋其間，盡心竭力，原是要保身濟君，但其至誠耐性，不避艱險，是其愚處。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是其沉晦妙用處。今人以爲一計利害，便屬私心，不得爲愚不可及。不知若自已計利害，不顧君國，便是私心。當患難之際，要保身濟君，豈遂得爲私心乎。及武子以其心言固雖被害而不辭，以其才言，則又能沉晦，以免患。何當相礙來。門人疑程子之說，異於朱子者，朱子解之日不避險難，以濟其君，愚也。終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能沉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可見不避艱險，猶未是難卒能保身濟君，及是難處所。以爲不可及，今人從朱，則從得一半耳。何嘗細味來。○學曾問沉晦免患，則仍是其知不可及。何謂愚不可及。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要兩則字，不過武子一人耳。當知則知矣，當愚則愚矣。若因註中知巧之士一句，遂將本章知字看壞，則武子始終須

作兩人始得不知智壞於巧巧者計利害之私而止
顧一身也武子本知惟其理明見透當無道之時他
却知得一箇忠字所以不避艱險期於濟君而後已
若把不避艱險只看做期於效死如何便不可及所
以朱子云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處置得去
又曰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又曰愚有兩節
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却都壞了事武子雖
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
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合觀語類那一段不是重
保身濟君上後人動以諸葛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成敗利鈍非所逆觀為說不知彼之鞠躬盡瘁自是
平日間事非保君艱險之時也成敗利鈍固非所逆
觀然亦未有當艱險之時不欲其成而聽其敗不欲
其利而聽其鈍之理吾知諸葛當武子之時所謂鞠
躬盡瘁者亦必有許多維持調護保身濟君之術而
非徒以效死為愚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堯

近譬堂藏板

他如此有道只是無事時無道只是患難時若君明
臣良之有道則當有所設施而不當以無事可見為
知矣若止君不聖明之無道則當退藏卷懷而不當
以不避艱險為愚矣到不避艱險已是人肯做而
他又不能保身濟君做得來停當其愚如何可及其知
非他人之知其愚非他人之愚兩其字最當着眼乃
稼書以知愚二字就世俗上論而以知為垂
巧愚為癡呆反以程註為講作用失之遠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或問

孟子所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

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孟子

語類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

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

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

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成章是做得成。成是做得

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

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箇底人。成不是今日

在明日。又不狂。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

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本

近譬堂藏板

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愛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問孔子在陳。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至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旣裁之後。何故於此。曰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勿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而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拾。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人於異端。○問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濟事。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問先生解云。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

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爲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
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爲成章曰
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
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爲有
倫序有首尾可觀也○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
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
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
了○問狂簡處先生云古來異端只是道世高尚之
士其流遂至於釋老如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
是不以死生芥蒂胸次孟之反不伐便如道家所謂
三寶一曰不敢爲天下先是也似此等人雖則志意
高遠若不得聖人裁定亦不濟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全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微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
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
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早
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
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
可觀但其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
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
琴張魯督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慶源
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爲己者
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節
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卽其畧于事者也大凡人之
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
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
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
蔡虛齋曰斐然成章言他已自做成一箇狂簡非有
頭無尾半上落下者成章地位儘高蓋真能以古人
自期待真能以勢利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志有
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事爲之實
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而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
在下風乃是○成章已成箇片段了故可裁

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沐浴未嘗無
事業也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
不獨琴張魯督牧皮也○陸稼書曰語類謂各自成

章最妙蓋勇藝自成勇藝之章德行自成德行

之章文學自成文學之章惟其志大一味向高遠處則

不免畧於事而簡也成章只是成就得箇狂人做得

有頭有尾便是成章裁只是裁割之意裁割其過中

失正者而後可歸于中正耳然却是當下便須裁割

不是恐陷於異端之弊而後裁之也○過中失正不

是他志意高遠至於過中失正志意高遠正是他好

處聖人取其可進於道者此也○只為他畧於事情把

道理之精微中庸處都不當做事了所以過中失正

而當裁也人都將志大看做過處畧於事看做不及

處裁其過中失正竟似裁其狂而不裁其簡矣豈知

過中失正全在簡處裁正裁其簡也使行不掩焉者

而一旦能掩其言則得其中正而為聖人之歸矣大

全程氏輔氏之說體貼最妙○只看曾點莫春一段

話深得夫子用行舍藏之妙是其志之高處此何須

裁但點只見得到却行不到耳使裁其行不掩言之

病實下手做工夫何至有過高失正之弊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奎

近譬堂藏板

頑按朱子云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故
思在魯之人說叢謂吾黨寬詞從游亦在其中與上
歸與一嘆既不相接而與孟子思魯之狂士亦不相
合矣○况狂者進取是聖人不得中行欲取以傳道契
緊一流人而反謂所指甚廣並欲該勇藝德行文學
而言何其不信四子書中語而果於自信也○志意
高遠指他所見而言是知一邊過中失正單就一行
邊說○斐然成章是狂底好處不知所以裁之是簡
底壞處○狂自是簡故斐然成章自是不知裁不知所
以裁亦只就狂簡者說聖人欲歸而裁之意補在言
先註所以
下一故字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語類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

○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一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謂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幸夫日用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奎

近譬堂藏板

無一毫介於其間也。使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呂晚村曰。畸人之濤。便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胸次。遠問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于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于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爲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于清之外。又有此劑之妙也。

異呂晚村曰。怨是用希。一句却是帶說。以爲不念舊惡之效耳。若泥着立論。似不念舊惡。專爲寡怨。而然非聖人分內語矣。

辨

按怨是用希。當看是用二字。蓋以夷齊惡惡之嚴

宜乎人多怨之者。不知他只是惡其惡。非惡其人。其惡能改。卽不念之。以是之故。斯怨之者。希耳。希不是猶有怨之者。聖人說話。下字寬。便是說人未有怨之者。不字。下得甚斬絕。非是有心不念。只緣他胸中都是義理。人惡既舊。他便與爲忘了。無些子私意芥蒂。

於中耳。○亦非以怨是用希。為不念舊惡之效。如此却先坐然。不念舊惡句矣。須知夷齊並不自知其為不念舊惡。此句無事迹可據。夫子因其清介而特推之耳。程子謂二子之心。非夫子其孰知之。特下一心字。正以其無實事可據也。只看是用二字便知。顧按此正與惟仁者能惡人參看。惟其原無私心惡得來自是當理。到惡已舊了。更無可念胸中依然空。空洞洞。故曰都是義理。○聖人未有不惡惡者。人亦未有怨聖人者。怨是從夷齊之清上生來。不知清特較他聖人界限分明耳。非於惡之外有所加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畜

近譬堂藏板

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于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或問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也。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正文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

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在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或朋有間急求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隣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奎

近譬堂藏板

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爲你乞得。○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韓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顯比一段說最詳。○問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醴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醴。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隣。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思。由己出。則怨將誰歸。○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多少。正大至若有大急難。非已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醴。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

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言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要曲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

此。○大全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枨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醴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乞醴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所以爲直矣。

異。陸稼書曰。假使當時告之以故。則爲曲意。徇物。若使不告之以故。則是掠美。市恩。故註兩言之。○呂晚村曰。斷在翦案。在後案。後着斷語不得。又曰。此辨直

非誅微生也。若洗發掠美。市恩。便叫罵失体。

辨。按呂說。案後着不得斷語。似是而非。孰謂微生高直。一句已斷明。乞鄰而與。如何反要含糊起來。然則掠美市恩。反是朱子刻薄耶。不告或以無而必代爲

乞鄰而與此便是曲意。狗物不冷或自乞便是欲掠。鄰人之美也而又自與之便是市恩於或也。曲意狗物是不直掠美市恩是不直中作用處若不勘驗分明連孰謂微生高直句亦成鶻突矣。○聖人若只辨直何爲獨舉微生來說且論一人一事必歸至當自是聖人好善惡惡公心又正恐天下悞以不直者爲直群起而効之則爲害不小耳。謂非誅微生者尤非是。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亥

近譬堂藏板

可耻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語類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

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耻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又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問左丘明謝氏以爲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各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辯此。又曰丘明所耻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大全鮑齋黃氏曰巧言足恭誦人也。其可耻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爲險譎尤可耻。○雙峯

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狀其心險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友人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耻有甚於穿窬也。蔡虛齋曰人之爲人其發於言形於色見於禮貌之間各自有箇當然之則而不容以僞爲者而巧言令色足恭則是出於僞爲意在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人之爲人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其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如今心中匿其怨而外面却與之爲友若此者出於免強意在乘間而動竊險之甚也故左丘明與孔子皆耻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奎

近譬堂藏板

說輔氏陳氏發明最當。犬抵前一種是弱者必求後一。種是強者必使。丘亦耻。疊下兩耻之何等痛切故知竊比意輕深戒意重。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陸稼書曰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愛之理却卽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犬抵志是學問頭惱有了這志然後就上而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橫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辨。此志字雖不是用世之志却也不是泛泛說若大槩說箇志則聖門學問工夫都要到萬物一體而後已。于路顏淵豈有不知又何難說一箇大帽頭話。

曰我要萬物一體也。只爲這志字各就現成地位。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故子路只做得公物底工夫。顏子只做得公理底工夫。子路公物是去私粗一層工夫。未到欲做顏子細一層必不可得也。顏子公理已是去私細一層工夫。然願無伐無施便有伐施之意。在要說我並泯去無伐無施之迹亦不可得也。此所謂隱微中念慮專切。惟在此用工。故只得如此說。也不然。子路或粹然見不到聖人地位。豈顏子一間未達。猶不能見得。而僅如此說耶。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做壞也。憾恨也。

語類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如何以爲聖門高弟。○或問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矣

近譬堂藏板

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眷。○子路如此做工夫。畢竟是疎。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常在這裡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僦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己。顏子念念在此間。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澁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澁潛。淳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

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措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裡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犬段罷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裡底了。○問伊川言。言子路勇於義。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曰能輕已之所有。以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爲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遼絕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充

近譬堂藏板

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蔽未能忘。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蔽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陸稼書曰。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是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

按語類。既云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又云這也不是他做工夫處。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二說似不同。細看子路車裘與共。蔽之無憾。是偶蒙來說。豈是靠此做工夫。然他之去私。只到得公物處。即別做工夫。亦只到得這地位。若離物而言。心體畢竟欠缺。故夾曰無工夫可做也。○學曾問朱子。謂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又曰。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恐子路

求仁想非徒恃意氣曰畢竟子路資稟是箇尚意底人故做工夫便捷這意氣上做去非謂其徒尚意氣也故朱子謂他必收斂方可到顏子。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論語 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就事業上說。○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做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車

近譬堂藏板

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平日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更服藥始得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盡欲克其私於

物聞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已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途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蔡虛齋曰我有善理之所在何有於已願無伐善我有勞為吾所當為而已願無施勞○呂晚村曰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功字不是自然字于此可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淡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畧小樣耳○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卽二氏之秘藏耳○陸稼書曰顏子無伐無施要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為伐施自無從此亦萬物一體之懷也辨按聖賢分上都不是虛存願欲子路雖止說明友然物我與共已是不為私累不然已落入矜氣好施一流顏子無伐無施原極細密今人但云回無善也而其願則無伐善回無勞也而其願則無施勞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五

近譬堂藏板

說來全無實在事業不過虛張此願何以為顏子不知善勞是學問事功所必有者坐定顏子不敢以善勞自居求淡得淺顏子精神却全在無伐無施上蓋顏子身心體驗覺不能無之盡耳亦非如常人矜詡自得不過念慮隱微中不曾渙然氷釋一氷釋便是聖人地位或曰朱子謂夫子無伐無施皆不足言而子乃以善為聖門實在事業如何曰以其實言之聖門原不諱善勞以夫子地位言之則善勞之迹並化族顏子亦特患未化得此伐施耳若伐施到無之盡則善勞之迹亦泯矣並無兩層○學曾問子路與顏子工夫所爭者在粗細之分而朱子又謂子路只去箇吝字顏子只去箇矜字豈矜細而吝粗乎似恐分不得曰吝是吝惜不以與人矜是已有所長却不能忘世固有慷慨與人而無德色者是容易去而矜不易去也吝之根淺矜之根深去吝之功粗去矜之功細

頑按朱子謂二子皆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曰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看來二子若

不去得此病。如何解如此說得親切。然使盡能脫然。則又必有進一。步景象如何尚恁底說。此可見聖賢刻刻用功。步步着實。

之。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室 近譬堂 藏板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二十五章之指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者宜熟讀而深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
程子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壹

近譬堂藏板

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若曰然。○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犬凡人存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遠軀殼裡。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

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裡。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大小之間耳。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存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塵糟底衣服了。顏子又脫得那近裡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裡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剝得外面一重麤皮去。顏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剝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子裡。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已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畜

近譬堂藏板

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問集注云：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跡。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裁蝟蝨，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伐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同大全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

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皙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爲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自仁。仁卽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卽其所行，行者卽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不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壹

近譬堂藏板

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澆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盜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即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蔡虛齋曰。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林次崖曰。子路以物與物共者。也。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呂晚村曰。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少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侯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少少等級。便有多少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陸稼書曰。二子之志。俱是就無私一邊說。夫子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雖極自然。却有宜實功。○切安之信之懷之三之字。雖極自然。却有宜實功。

用在謂聖人必得位乃能遂老安友信少懷者固將聖願看虛謂聖人只動念便已安之信之懷之者又將之字看虛矣須看得老安友信少懷隨地可以施行可以自盡量已侔於天地帝王而功不妨於及一家一國方是聖人實在境地○門人問朱子聖人消說願字朱子曰聖人也是願觀此則聖人日日做安信懷之事日日存不能安懷信之心愈欲然不足愈見聖人分量無窮也故註養之以安與之以信懷之以恩三以字尚作施行說而安我信我懷我之說則另存之以其太說自然也
禎按稼書謂二子之志俱就無私一邊說夫子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此不必從程子謂皆與物共則皆是無私意但子路顏淵尚未能無私之盡遂於各當其理處管捫不到聖人渾然全体無私故於當理無不包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美

近譬堂藏板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韓頴

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

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

精義

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幾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厚齋馮氏曰不日不見而日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林次崖曰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是慎獨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故嘆其未見大註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但內自訟便有此意思

辨按註有過而能自知者鮮是一層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是一層因本文而字一折也只重在內自訟上○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能改只在悔悟深切之內故註下必字悔悟深切原只在內自訟之內故註下則字蓋人於爭訟之事必求其勝而後已今內自訟必要克了那過方止○既曰已矣乎則似絕望矣而又不日不見但曰未見便是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孝

近譬堂藏板

而未絕之詞故註先下恐其終不得見一恐字○自訟上加一內字則是自家心胸中不肯放過豈有不改便罷之理故聖人嘆其未見次崖謂真實為己之心大得註意

禎按內訟與慎獨又畧不同慎獨是一念方發惟恐其即於人欲內訟是此事已發而欲其復還天理但其在人不見處用功則一也○悔是咎其已往悟是並覺其將來

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可不勉哉。

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聖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耳今其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衆人無異者則失之矣范呂皆以為聖人必待學而知蓋不悟此為設辭以勉人學之意也且夫子之言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耳非謂事事皆如已也呂氏遂亦以忠信為聖人之質則又誤矣若使果有聖人之質自無不學之理正使初無文字師友之傳亦不害其獨知先覺也○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况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之後以至于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公冶長

矣

近譬堂藏板

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義剛說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裡粹然好底資質曰是

同太全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於為鄉人而已○勉齋

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蔡虛齋曰十室之邑蓋有萬室之邑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

必有忠信如丘此忠信是生質之粹美難得者也故註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異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

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林次崖曰：忠信屬行，故

註以美質解。若聰明則屬知，乃屬氣。

辨按：既曰十室必有，則亦有不盡然者。但美質尚易

得耳。若槩以為聖人之質，人所同具，則亦誤矣。聖人

生質之美，無一事之不善，且亦自無不好學之理。今

但云忠信如丘，則亦生質中之美者耳。非謂忠信即

足以盡聖人之質也。但夫子不敢以生知之美質自

居，而僅自居於忠信，又因嘆忠信亦人所易有，故不

肯好學耳。或問之說甚明，人自不察。○聖人言語高

下皆宜。今若說生來極誠無妄，這箇便難說。十室必

有，今但說忠信，不過誠實不欺，誰底人如此資質自

是必有矣。其實語誠實不欺，誰底人如此資質自

而非有異也。移來聖人身上，也得移來世上。好資質

也得，既不誣人，又不自誇細看，大有味在。○忠信只

是表裏如一底好資質，不貼知亦不貼行。如說有恒

相似，註又云：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以忠信之美

猶不足，以盡聖人之質。故又加生知二字。夫子口中

無此也。後人因此而以忠信屬行，又以好學單屬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堯

近譬堂藏板

徒成夢囈。不知本文只是美質要學，意無行要知。意
頑按：如字作似字，看言必有忠信似丘，但不似丘之
好學。如此語氣甚渾成，作若
字看，則近於自揚其好學矣。

論語卷之五終

